

啊，上当了！ （话剧小品）

孙文山

人：丈夫，妻子，一个女人

幕启：一个打扮入时的女人，正把好多东西塞入一只放在桌上大手提袋里，然后，锁好，准备立刻带出门去。就在这时，门外有脚步声，那女人一愕，随即，就镇定下来了，若无其事地，静坐在桌子旁边。

妻子推门入，见到厅上有个陌生的女人，甚感惊讶。

妻子：（对那女人）喂，喂，你是谁？你是谁呀！

女人：（态度自然）你不认识我？我可认识你呢。

妻子：我不认识你，你怎么跑到我家来了？

女人：是你的家？

妻子：不是我的，是谁的？难道是你的？

女人：是我的呀！

妻子：怎么啦？你，你是发神经啦？哼，明明是我的家，怎么成了你的了？

女人：太太，这是你自作自受呀！不是我发神经，是你呀！

妻子：是我？

女人：太太，就是你神经有问题，才落到今天这么悲惨的境地呀。你

啊，上当了！（话剧小品）

孙文山

人：丈夫，妻子，一个女人

幕启：一个打扮入时的女人，正把好多东西塞入一只放在桌上大手提袋里，然后，锁好，准备立刻带出门去。就在这时，门外有脚步声，那女人一愕，随即，就镇定下来了。若无其事地，静坐在桌子旁边。

妻子推门入，见到厅上有个陌生的女人，甚感惊讶。

妻子：（对那女人）喂，喂，你是谁？你是谁呀！

女人：（态度自然）你不认识我？我可认识你呢。

妻子：我不认识你，你怎么跑到我家来了？

女人：是你的家？

妻子：不是我的，是谁的？难道是你的？

女人：是我的呀！

妻子：怎么啦？你，你是发神经啦？哼，明明是我的家，怎么成了你的了？

女人：太太，这是你自作自受呀！不是我发神经，是你呀！

妻子：是我？

女人：太太，就是你神经有问题，才落到今天这么悲惨的境地呀。你

性情粗暴，多疑、固执，你不会体贴他，他恼你，憎你，恨你，你真的还不知道？

妻子：他？你是在讲谁呀？

女人：他对我讲过多次，不自由，无宁死！他要用钱，你不肯给他，他跟女友见个面，讲个话，你就哭哭闹闹。你管他象管囚犯，他觉得他没有半点自由。他恨你，恨得很深哩！

妻子：喂，你说了半天，他，他，他是谁？你要讲清楚呀。

女人：哼，你听了半天，还听不出这个他是谁？他，他就是你老公嘛。

妻子：（感到突然）怎么，你认识我老公？你认识他？

女人：哼，不但认识，而且……

妻子：（着急）而且？而且怎么样？

女人：而且相好几个月了。我们很谈得来，很亲密呢！而且……

妻子：又而且？又而且怎么样？

女人：而且他喜欢我，我也万分喜欢他。我们常常在一起谈谈笑笑，多快乐呀！真是无所不谈呢。

妻子：无所不谈？也讲到我？

女人：还谈得不少呢。

妻子：他讲了我什么，你讲我，讲呀！

女人：不说了吧。说了，你会受不了的。你会发疯的。

妻子：你说呀，说呀！

女人：我说了，你真不会发病？

妻子：我发什么病？我不怕他！他做了对不起我的事，我就扭掉他的头！

女人：你要扭掉他的头？那我就不说了。唉，我是多么爱他呀！

妻子：（发火了）你这妖精，你快说呀，你不说，我就不放过你！

女人：好，好，我说，我说。不过，那些话顶难听哩。

妻子：我不怕难听！

女人：他说你生得丑，性情不好，又说你晚上总是扭扭拧拧的，令他难耐得要死，他说他跟你离婚了，立即把你赶出这个屋子去……

妻子：你呀，你是狡猾的狐狸精，你是在胡编乱选，乱说一通！我就是不相信他会说出这样的话。他这几天，还是对我好好的。

女人：太太，你看我象个笨蛋吗？（用手拍一下桌子上的大手提袋）他不是说得千真万确，把你赶出屋子去了，要我到这儿来住，我会把行李也带来了？

妻子：（大怒）你这个强盗，贱人，狐狸精，你给我滚，滚！（拿起扫把，气势凶凶）

女人：（装作哭了）好，好，我滚，我滚！这死佬如果诚心骗我，摆弄我，我还跟他算账。他，他是跑不掉的。呜…呜…

（女人假作号哭，提着那大手提袋急出。）

妻子：（伏在桌子上哭了）这没良心的，多没良心啊，呜…呜

【片刻，丈夫笑咪咪的，提着东西入。

丈夫：秀明，秀明！我回来了！

妻子：（听到丈夫的声音，不理睬，哭得更惨了。）呜……

丈夫：（不明所以，走过去摇一下妻子的肩膀）秀明，你怎么啦？
不舒服？

妻子：（还是不抬头，还是呜呜咽咽地哭）……

丈夫：你这是为什么哩，讲呀，讲呀！

妻子：（边说边哭）我，我天光忙到黑，管好这个家，料理好你的生活，买好给你吃，做好给你穿。你说，你说，我，我有什么对不起你，你说呀，你说呀！

丈夫：哎哟！你怎么啦，我什么时候讲过你对不起我。

妻子：你，你说的话都是假的，我，我不会相信了！

丈夫：你说到那里去了？我什么时候对你说过假话？

妻子：你一直说要对我好，要使我幸福，如今都做出这样的事来，
变成这个样子，你你太没良心了，太没良心了。你，你，呜…
（又忍不住哭了起来）

丈夫：我究竟做了那些对不起你的事，你讲呀，你一时说我没良心，一时又说我变了样……你都讲得一清二楚，我有什么……

妻子：总之，我老了，丑了，你讨厌我了，你就不爱我了，……

走，呜……跟我离婚，呜……

丈夫：（莫名其妙）你，你越说越离谱了！我什么时候，对什么人说过不要你了？

妻子：（起立，叉腰）你平时对我这么好，这么体贴，原来都是假装的，是假的。你，你呀，没良心，你立心要我走，我就走。

丈夫：你发神经啦！

妻子：你还口硬硬的？装得多象呀。其实，什么我都知道了。原来，你一直在外边搞女人，和那只狐狸精串在一起来害我

丈夫：（也有点火了）你、你不能乱说呀，我搞那个女人，你得讲明白！

妻子：哼！我乱说？我冤枉你？你那个女人，那个狐狸精，刚才就来过，她什么都对我说了。你要赖，是赖不了的！

丈夫：（自言自语）有个女人来过？

妻子：你不要装傻了，你跟她说了，和我离婚了，要赶我走，要她搬来这儿住。…你为什么不说话？你要我还是她要她，你讲呀，讲呀！

丈夫：……（思考）

妻子：好呀，好呀！你要她，要我走，我就走！我就走！

〔她怒冲冲地冲入房去。〕

4. 〔丈夫在场上烦躁地踱步。〕

(片刻，妻子抱着个空箱子从房里哭喊着出。

妻子：怎么啦？这箱子的东西都没了，金戒指金项链，还有我的海绒大衣，还有……都没了！哎哟，多倒霉啊！呜……

丈夫：喂，我问你，是不是，有个装扮得很好，电发，身穿红色大衣，年约30岁，手提个大手提袋这样的女人来过？

妻子：有，有呀，刚才才出去呢。

丈夫：哟，那就一定是她了。刚才在离我们家不远的地方，我见到这个女人，乘摩托车跑了！

妻子：跑了？哇，她原来是个贼。啊，上当了，上当了！

丈夫：是的，唉，我们上当了！

(幕急下)

(片刻，妻子抱着个空箱子从房里哭喊着出。

妻子：怎么啦？这箱子的东西都没了，金戒指金项链，还有我的海绒大衣，还有……都没了！哎哟，多倒霉啊！呜……

丈夫：喂，我问你，是不是，有个装扮得很好，电发，身穿红色大衣，年约30岁，手提个大手提袋这样的女人来过？

妻子：有，有呀，刚才才出去呢。

丈夫：唔，那就一定是她了。刚才在离我们家不远的地方，我见到这个女人，乘摩托车跑了！

妻子：跑了？哇，她原来是个贼。啊，上当了，上当了！

丈夫：是的，唉，我们上当了！

(幕急下)